



藥

徵

上

紙

492





紅印

新華書林

沐林堂發行

# 藥燭

東師吉益法生膏

此藥由是... 所以... 藥毒也而...



門 賦 9  
第 492  
卷 1

東洞吉益先生著

# 藥徵

浪華書林

松根堂 發行



藥徵自序

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周  
官曰。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  
共醫事。由是觀之。藥毒也。而病  
毒也。藥毒而攻病毒。所以瞑眩  
者也。而考本草。有毒者有焉。無



藥徵自序

一  
補益其



毒者有焉。為養者有之。不養者有之。於是人大惑焉。世遠人泯。經毀。雖欲正之。末由也已。今之所賴也。天地人耳。夫有天地則有萬物焉。有萬物則有毒之能也。有人則病與不而有焉。是古

今之所同也。從其所同而正其所異也。孰乎不可正哉。扁鵲之法。以試其方也。藥之瞑眩。厥疾乃瘳。若其養與不養邪。本草之云。終無其驗焉。故從事于扁鵲之法。以試其方。四十年于茲。以



量之多少。知其所主治也。視病所在。知其所旁治也。參互而考之。以知其微。於是始之所惑也。粲然明矣。凡攻疾之具。則藥皆毒。而疾醫之司也。養精之備。則辨有毒無毒。而食醫之職也。食

子  
子  
子  
子

者常也。疾者變也。吾黨之小子。常之與變。不可混而為一矣。而本草也。混而一之。乃所以不可取也。不可取乎。則其方也。規矩準繩。是故扁鵲之法。以試其方之功。而審其藥之所主治也。次

藥性論

三

清虛亭藏



舉其考之徵。以實其所主治也。次之以方之無徵者。參互而考之。次之以古今誤其藥功者。引古訓而辨之。次舉其品物以辨真偽。名曰藥徵也。猶之一物也。異其用。則異其功。是以養其生

者。隨其所好惡。攻其疾者。不避其所好惡。故食醫之道。主養其精也。故撰有毒無毒。而隨其所好惡也。疾醫之道。主攻其疾也。故藥皆毒。而不避其所好惡也。而為醫者。不辨之。混而為一疾



醫之道所以絕也。夫古今不異者。天地人也。古今異者。論之說也。以其不異。以正其異。不異則不異。異則異也。譬如人君用人。率材則功。違材則無功矣。一物無異功。用異則功異。用養生乎。

用攻疾乎。養生隨其所好惡。攻疾不避其所好惡。不知其法。焉得其正。其法既已建。而后以其不異。以正其異。不異則不異。異則異。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是之謂也。蓋今之為醫之論藥。



也。以陰陽五行疾醫之論藥也。唯在其功耳。故不異則不異。異則異。然則治疾如之何。匪攻不克。養生如之何。匪性不得。吾黨之小子。勿眩于論之說。以失其切實云爾。

明和八年中秋之月

大日本藝陽 吉益為則題









藥徵卷之上目次終

藥徵卷之上

東洞吉益先生著

安藝田中殖卿玄蕃

門人石見中邨貞治子亨 同校

平安加藤白圭子復

石膏 主治煩渴也。旁治讖語。

考徵

白虎湯證曰讖語遺尿。

藥徵 卷之上 目次



白虎加人參湯證曰大煩渴。

白虎加桂枝湯證曰身無寒但熱。

以上三方石膏皆一斤。

越婢湯證曰不渴續自汗出無大熱。不渴非謂

無大熱非全無大熱之謂也說在外傳中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證不具也。說在類聚方

以上二方石膏皆半斤。

大青龍湯證曰煩躁。

木防己湯證不具也。說在類聚方

以上二方石膏皆雞子大也。為則按雞子大

即半斤也。木防己湯石膏或為三枚。或為十

二枚。其分量難得而知焉。今從傍例以為雞

子大也。

右歷觀此諸方。石膏主治煩渴也明矣。凡病

煩躁者。身熱者。讖語者。及發狂者。齒痛者。頭

痛者。咽痛者。其有煩渴之證也。得石膏而其

効覈焉。

互考



傷寒論曰。傷寒脉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者。不可與白虎湯。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為則按上云不可與白虎湯。下云白虎加人參湯主之。上下恐有錯誤也。於是考諸千金方。揭傷寒論之全文。而白虎加人參湯。作白虎湯。是也。今從之。

傷寒論中。白虎湯之證不具也。千金方舉其證也。備矣。今從之。

辨誤

名醫別錄言石膏性大寒。自後醫者怖之。遂至于置而不用焉。仲景氏舉白虎湯之證曰。無大熱。越婢湯之證亦云。而二方主用石膏。然則仲景氏之用藥。不以其性之寒熱也。可以見已。余也篤信而好古。於是乎。為渴家而無熱者。投以石膏之劑。病已而未見其害也。方炎暑之時。有患大渴引飲。而渴不止者。則使其服石膏末。煩渴頓止。而不復見其害也。石膏之治渴。而不足怖也。斯可以知已。



陶弘景曰。石膏發汗。是不稽之說。而不可以為公論。仲景氏無斯言。意者陶氏用石膏。而汗出即愈。夫毒藥中病。則必瞑眩也。瞑眩也。則其病從而除。其毒在表。則汗在上。則吐。在下。則下。於是乎。有非吐劑而吐。非下劑而下。非汗劑而汗者。是變而非常也。何法之為。譬有盜於梁上。室人交索之。出於右。則順而難逃。踰於左。則逆而易逃。然則雖逆乎。從其易也。毒亦然。仲景曰。與柴胡湯。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陶氏所

謂石膏發汗。蓋亦此類也已。陶氏不知。而以為發汗之劑。不亦過乎。後世以石膏為峻藥。而怖之太甚。是不學之過也。仲景氏之用石膏。其量每多於他藥。半斤至一斤。此蓋以其氣味之薄故也。余嘗治青山侯臣蜂大夫之病。其證平素毒着脊上。七椎至十一椎。痛不可忍。發則胸膈煩悶而渴。甚則胃而不省人事。有年數矣。一日大發。衆醫以為大虛。為作獨浸湯。貼二錢。日三服。六日未效也。醫皆



以為必死。於是家人召余診之。脈絕如死狀。但診其胸。微覺有煩悶狀。乃作石膏黃連甘草湯與之。一劑之重三十五錢。以水一盞六分。煮取六分。頓服。自昏至曉。令三劑盡。通計一百有五錢。及曉。其證猶夢而頓覺。次日余辭而歸京師。病客曰。一旦決別。吾則不堪。請與君行。朝夕於左右。遂俱歸京師。為用石膏如故。居七八十許日。而告瘳。石膏之非峻藥。而不可怖也。可以見焉爾。

### 品考

石膏 本邦處處出焉。加州與州最多。而有硬軟二種。軟者上品也。別錄曰。細理白澤者良。雷斅曰。其色瑩淨如水精。李時珍曰。白者潔淨。細文短密如束鍼。為則曰。採石藥之道。下底為佳。以其久而能化也。採石膏於其上頭者。狀如米糕。於其下底者。瑩淨如水精。此其上品也。用之之法。唯打碎之已。近世火煨用之。此以其性為寒故也。臆測之為也。余則不取焉。大凡製藥之



法製而倍毒則製之。去毒則不。是毒外無能也。諸藥之下。其當製者。詳其製也。不製者不。下皆做之。

滑石 主治小便不利也。旁治渴也。

考徵

猪苓湯證曰。渴欲飲水。小便不利。

以上一方。滑石一兩。

右此一方。斯可見滑石所主治也。滑石白魚

滑石。蒲一。七。至治。微。而。小便。不利。皮。水。者。

散證曰。小便不利。蒲灰散證曰。小便不利。余未試二方。是以不取徵焉。

互考

余嘗治淋家痛不可忍而渴者。用滑石礬甘散。其痛立息。屢試屢効。不可不知也。

品考

滑石 和漢共有焉。處處山谷多出之也。軟滑而白者。入藥有効。宗奭曰。滑石今謂之畫石。因其軟滑可寫畫也。時珍曰。其質滑膩。故以名之。



芒消 主更堅也。故能治心下痞堅。心下石鞭。

小腹急結。結胸。燥屎。大便鞭。而旁治宿

食。腹滿。小腹腫痞之等。諸般難解之毒

也。

考徵

大陷胸湯證曰。心下痛。按之石鞭。

以上一方。芒消一升。分量可疑。故從千金方

大陷胸丸。作大黃八兩。芒消五兩。

大陷胸丸證曰。結胸項亦強。

以上一方。芒消半升。分量亦可疑。故從千金

方作五兩。

調胃承氣湯證曰。腹脹滿。又曰。大便不通。又曰。

不吐不下。心煩。

以上一方。芒消半斤。分量亦可疑。今考千金

方外臺秘要。此方無有焉。故姑從桃核承氣

湯。以定芒消分量。

柴胡加芒消湯證不審備也。說在互考中



以上一方。芒消六兩。

大承氣湯證曰。燥屎。又曰。大便鞭。又曰。腹滿。又曰。宿食。

大黃牡丹湯證曰。小腹腫痞。

木防己去石膏加茯苓芒消湯證曰。心下痞堅。

云。復與不愈者。

以上三方。芒消皆三合。

大黃消石湯證曰。腹滿。

以上一方。消石四兩。

橘皮大黃朴消湯證曰。飧食之在心胸間不化。吐復不出。

桃核承氣湯證曰。少腹急結。

以上二方。朴消芒消皆二兩。

消礬散證曰。腹脹。

以上一方。消石等分。

右歷觀此數方。芒消主治堅塊明矣。有要堅之功也。故旁治宿食。腹滿。少腹腫痞之等。諸般難解者也。



互考

柴胡加芒消湯。是小柴胡湯而加芒消者也。而小柴胡湯。主治胸脇苦滿。不能治其塊。所以加芒消也。見人謾辨誤中說。則可以知矣。

品考

消石。和漢無別。朴消。芒消。消石。本是一物。而各以形狀名之也。其能無異。而芒消之功勝矣。故余家用之。

甘艸。主治急迫也。故治裏急急痛掣急。而旁治厥冷煩躁衝逆之等。諸般急迫之毒也。

考徵

芍藥甘艸湯證曰。脚掣急。

甘艸乾姜湯證曰。厥咽中乾。煩燥。

甘艸瀉心湯證曰。心煩不得安。

生姜甘艸湯證曰。咽燥而渴。

桂枝人蔘湯證曰。利下不止。



以上五方。甘艸皆四兩。

芍藥甘艸附子湯證不具也。說在互考中

甘麥大棗湯證曰。藏躁喜悲傷欲哭。

以上二方。甘艸皆三兩。

甘艸湯證曰。咽痛者。

桔梗湯證不具也。說在互考中

桂枝甘艸湯證曰。叉手自冒心。

桂枝甘艸龍骨牡蠣湯證曰。煩躁。

四逆湯證曰。四肢拘急厥逆。

甘艸粉蜜湯證曰。令人吐涎。心痛發作有時。毒藥不止。

以上六方。甘艸皆二兩。

右八方甘艸二兩三兩。而亦四兩之例。

苓桂甘棗湯證曰。臍下悸。

苓桂五味甘艸湯證曰。氣從小腹上衝胸咽。

小建中湯證曰。裏急。

半夏瀉心湯證曰。心下痞。

小柴胡湯證曰。心煩。又云。胸中煩。



小青龍湯證曰咳逆倚息。

黃連湯證曰腹中痛。

人漫湯證曰逆搶心。

旋覆花代赭石湯證曰心下痞鞭噫氣不除。

烏頭湯證曰疼痛不可屈伸。又云拘急不得轉

側。

以上十方。甘艸皆三兩。

排膿湯證闕。說在桔梗部

調胃承氣湯證曰不吐不下心煩。

桃核承氣湯證曰其人如狂。又云少腹急結。

桂枝加桂湯證曰奔豚氣從少腹上衝心。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湯證曰驚狂起

卧不安。

以上五方。甘艸皆二兩。

右歷觀此諸方。無論急迫。其他曰痛。曰厥。曰

煩。曰悸。曰咳。曰上逆。曰驚狂。曰悲傷。曰痞鞭。

曰利下。皆甘艸所主。而有所急迫者也。仲景

用甘艸也。其急迫劇者。則用甘艸亦多。不劇



者。則用甘艸亦少。由是觀之。甘艸之治急迫也明矣。古語曰。病者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其斯甘艸之謂乎。仲景用甘艸之方甚多。然其所用者。不過前證。故不枚舉焉。凡微多而證明者。不枚舉其微。下皆倣之。

互考

甘艸湯證曰。咽痛者可與甘艸湯。不差者與桔梗湯。凡其急迫而痛者。甘艸治之。其有膿者。桔梗治之。今以其急迫而痛。故與甘艸湯。而其不

差者。已有膿也。故與桔梗湯。據此推之。則甘艸主治可得而見也。

芍藥甘艸附子湯。其證不具也。為則按其章曰。發汗病不解。反惡寒。是惡寒者附子主之。而芍藥甘艸則無主證也。故此章之義。以芍藥甘艸湯。脚攣急者而隨此惡寒。則此證始備矣。

為則按調胃承氣湯。桃核承氣湯。俱有甘艸。而大小承氣湯。厚朴三物湯。皆無甘艸也。調胃承氣湯證曰。不吐不下。心煩。又曰。鬱鬱微煩。此皆



其毒急迫之所致也。桃核承氣湯證曰。或如狂。或少腹急結。是雖有結實。然狂與急結。此皆為急迫。故用甘艸也。大小承氣湯。厚朴三物湯。大黃黃連瀉心湯。但解其結毒耳。故無甘艸也。學者詳諸。

辨誤

陶弘景曰。此艸最為衆藥之主。孫思邈曰。解百藥之毒。甄權曰。諸藥中甘艸為君。治七十二種金石毒。解一千二百般艸木毒。調和衆藥有功。

嗚呼此說一出。而天下無復知甘艸之本功。不亦悲哉。若從三子之說。則諸凡解毒。唯須此一味而足矣。今必不能然。則其說之非也。可以知已。夫欲知諸藥本功。則就長沙方中。推歷其有無多少。與其去加。引之於其證。則其本功可得而知也。而長沙方中無甘艸者。居半。不可謂衆藥之主也。亦可以見已。古語曰。攻病以毒藥。藥皆毒。毒即能。若解其毒。何功之有。不思之甚矣。學者察諸。夫陶弘景孫思邈者。醫家之俊傑。博



洽之君子也。故後世尊奉之至矣。而謂甘艸衆藥之主。謂解百藥之毒。豈得無徵乎。考之長沙方中。半夏瀉心湯本甘艸三兩。而甘艸瀉心湯更加一兩。是足前為四兩。而誤藥後用之。陶孫蓋卒爾見之。謂為解藥毒也。嗚呼。夫人之過也。各於其黨。故觀二子之過。斯知尊信仲景之至矣。向使陶孫知仲景誤藥後。所以用甘艸與不。必改其過。何也。陶孫誠俊傑也。俊傑何為文其過乎。由是觀之。陶孫實不知甘艸之本功也。亦

後世之不幸哉。

東垣李氏曰。生用則補脾胃不足。而大瀉心火。灸之則補三焦元氣。而散表寒。是仲景所不言也。五藏浮說。戰國以降。今欲為疾醫乎。則不可言五藏也。五藏浮說。戰國以降。不可從也。

品考

甘艸 華產上品。本邦所產者。不堪用也。余家唯剗用之也。



黃耆 主治肌表之水也。故能治黃汗。盜汗。皮水。又旁治身體腫。或不仁者。

考徵

耆芍桂枝苦酒湯證曰。身體腫。發熱。汗出而渴。又云。汗沾衣。色正黃如藥汁。

防己黃耆湯證曰。身重。汗出惡風。

以上二方。黃耆皆五兩。

防己茯苓湯證曰。四肢腫。水氣在皮膚中。

黃耆桂枝五物湯證曰。身體不仁。

以上二方。黃耆皆三兩。

桂枝加黃耆湯證曰。身常暮盜汗出者。又云。從腰以上必汗出。下無汗。腰臃弛痛。如有物在

皮中狀。

以上一方。黃耆二兩。

黃耆建中湯證不具也。

以上一方。黃耆一兩半。

右歷觀此諸方。黃耆主治肌表之水也。故能治黃汗盜汗皮水。又能治身體腫或不仁者。



是腫與不仁亦皆肌表之水也。

互考

耆芍桂枝苦酒湯。桂枝加黃耆湯。同治黃汗也。而耆芍桂枝苦酒湯證曰。汗沾衣。是汗甚多也。桂枝加黃耆湯證曰。腰已上必汗出。下無汗。是汗少也。以此考之。汗之多少。即用黃耆多少。則其功的然可知矣。

防己黃耆湯。防己茯苓湯。同治肌膚水腫也。而黃耆有多少。防己黃耆湯證曰。身重汗出。防己

茯苓湯證曰。水氣在皮膚中。此隨水氣多少。而黃耆亦有多少。則黃耆治肌表之水也。明矣。故耆芍桂枝苦酒湯。桂枝加黃耆湯。隨汗之多少。而用黃耆亦有多少也。黃耆桂枝五物湯證曰。身體不仁。為則按仲景之治不仁。雖隨其所在。處方不同。而歷觀其藥。皆是治水也。然則不仁是水病也。故小腹不仁。小便不利者。用八味丸以利小便。則不仁自治。是不仁者水也。學者思諸。



防己黃耆湯。金匱要略載其分量。與外臺秘要異。為則夷攻其得失。外臺秘要古。而金匱要略不古矣。故今從其古者也。

辨誤

余嘗讀本草載黃耆之功。陶弘景曰。補丈夫虛損。五勞羸瘦。益氣甄權曰。主虛喘。腎衰耳聾。內補。嘉謨曰。人復補中。黃耆實表也。余亦嘗讀金匱要略。審仲景之處方。皆以黃耆治皮膚水氣。未嘗言補虛實表也。為則嘗聞之。周公置醫職。

四焉。曰食醫。曰疾醫。曰瘍醫。曰獸醫。夫張仲景者。蓋古疾醫之流也。夫陶弘景尊信仙方之人也。故仲景動言疾病。而弘景動論養氣。談延命。未嘗論疾病。後世之喜醫方者。皆眩其俊傑。而不知其有害於疾醫也。彼所尊信而我尊信之。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豈不亦悲哉。夫逐奔獸者。不見大山。嗜欲在外。則聰明所蔽。故其見物同。而用物之異。仲景主疾病者也。弘景主延命者也。仲景以黃耆治水氣。弘景以之補虛。夫藥者



毒也。毒藥何補之為。是以不補而為補。以不補而為補。是其聰明為延命之欲所蔽也。古語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夫古所謂虛實者。以其常而言之也。昔者常無者。今則有之。則是實也。昔者常有者。今則無之。則是虛也。邪者常無者也。精者常有者也。故古所謂實者病也。而虛者精也。因病而虛。則毒藥以解其病毒。而復其故也。非病而虛。則非毒藥之所治也。以穀肉養之。故曰。攻病以毒藥。養精以穀肉果菜。今試論

之。天寒肌膚粟起。當此時。服黃耆而不已也。以衣衾則已。以衣衾而不已也。歎粥而已。無他。是非病而精虛也。若乃手足拘急惡寒。是與衣衾而不已也。歎粥而不已也。與毒藥而已也。無他。是邪實也。嗚呼仲景氏哉。信而有徵。此孔子所以非法言不敢道也。甄權嘉謨不言疾醫之法言也。抑亦弘景禍之矣。言必以仙方。必以陰陽。此耆切之所以不著也。

品考



黃耆 漢土朝鮮本邦皆產也。漢土出綿者以為上品。其他皆下品也。其出朝鮮本邦者亦皆下品也。今華船之所載而來者。多是下品。不可不擇也。凡黃耆之品。柔軟肉中白。色潤澤。味甘。是為上品也。剉用。

人瀉 主治心下痞堅。痞鞭支結也。旁治不食。嘔吐。喜唾。心痛。腹痛。煩悸。

考微

木防己湯證曰。心下痞堅。

以上一方。人瀉四兩。

人瀉湯證曰。心中痞。又曰。喜唾。久不了了。

桂枝人瀉湯證曰。心下痞鞭。

半芩瀉心湯證曰。嘔而腸鳴。心下痞。

生姜瀉心湯證曰。心下痞鞭。乾噫食臭。

甘州瀉心湯證曰。心下痞鞭而滿。乾嘔心煩。又

曰。不欲飲食。惡聞食臭。

小柴胡湯證曰。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又云。



胸中煩。又云。心下悸。又云。腹中痛。

吳茱萸湯證曰。食穀欲嘔。又曰。乾嘔吐涎沫。

大半夏湯證曰。嘔而心下痞鞭。

茯苓飲證曰。氣滿不能食。

乾姜黃連黃芩人參湯證曰。食入口即吐。

桂枝加芍藥生姜人參湯新加湯證不具也。說在互考中

中

六物黃芩湯證曰。乾嘔。

白虎加人參湯證不具也。說在互考中

生姜甘草湯證曰。咳唾涎沫不止。

以上十四方。人參皆三兩。

柴胡桂枝湯證曰。心下支結。

乾姜人參湯證曰。嘔吐不止。

四逆加人參湯證不具也。說在互考中

以上三方。其用人參者。或一兩半。或一兩。而

亦三兩之例。

附子湯證不具也。說在互考中

黃連湯證曰。腹中痛。欲嘔吐。



旋覆花代赭石湯證曰。心下痞鞭。噫氣不除。大建中湯證曰。心胸中大寒痛。嘔不能飲食。以上四方。人瀉皆二兩。

右歷觀此諸方。人瀉主治心下結實之病也。故能治心下痞堅痞鞭支結。而旁治不食嘔吐喜唾心痛腹痛煩悸亦皆結實而所致者。人瀉主之也。

為則按人瀉黃連茯苓三味。其功大同而小異也。人瀉治心下痞鞭而悸也。黃連治心中

煩而悸也。茯苓治肉瞤筋惕而悸也。不可不知矣。

互考

木防己湯條曰。心下痞堅。愈復發者。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湯主之。是人瀉芒消分治心下痞鞭之與痞堅也。於是乎可見古人用藥不苟也。蓋其初心下痞堅猶緩。謂之痞鞭亦可。故投以人瀉也。復發不愈而痞之堅必矣。故投以芒消也。半夏瀉心湯脫鞭字也。甘呖瀉心湯。此方中倍



甘草。生姜瀉心湯。加生姜之湯也。而共云治心下痞鞭。則此方脫鞭字也明矣。

吳茱萸湯。茯苓飲。乾姜黃連黃芩人參湯。六物黃芩湯。生姜甘草湯。皆人參湯三兩。而云治欬唾涎沫。嘔吐下利。不云治心下痞鞭。於是綜考仲景治欬唾涎沫嘔吐下利方中。其無人參湯者。十居七八。今依人參湯之本例。用此五湯施之於心下痞鞭。而欬唾涎沫嘔吐下利者。其應如響也。由是觀之。五湯之證。壹是皆心下痞鞭之毒也。

矣。

桂枝加芍藥生姜人參湯。新加湯。其證不具也。其云發汗後身疼痛。是桂枝湯證也。然則芍藥生姜人參湯之證闕也。說在類聚方。白虎加人參湯。四條之下。俱是無有人參湯之證。蓋張仲景之用人參湯三兩。必有心下痞鞭之證。此方獨否。因此考覈千金方。外臺秘要。共作白虎湯主之。故今盡從之。

乾姜人參湯。半隻丸。依本治之例。試推其功。心下



有結實之毒。而嘔吐不止者。實是主之。大抵與  
大半。芩湯之所主治也。大同小異。而有緩急之  
別。  
四逆。加人蔘湯。其證不具也。惡寒脈微而復利。  
是四逆湯之所主。而不見人蔘之證也。此方雖  
加人蔘。僅一兩。無見證。則何以加之。是脫心下  
之病證也。明矣。

附子湯證不具也。此方之與真武湯。獨差一味。  
而其於方意也。大有逕庭。附子湯。木附君藥。而

主身體疼痛。或小便不利。或心下痞。鞭者。真武  
湯。茯苓芍藥君藥。而主肉瞶筋惕。拘攣嘔逆。四  
肢沉重疼痛者。

旋覆花代赭石湯。其用人蔘二兩。而有心下痞  
鞭之證。此小半芩湯加減之方也。二兩疑當作  
三兩也。

辨誤

甄權曰。蔘補虛。誤矣。此言一出。流毒千載。昔者  
張仲景之用蔘也。防己湯。莫多焉。其證曰。支飲



喘滿。心下痞堅。面色鰲黑。未嘗見言補虛者也。又曰。虛者即愈。實者三日復發。復與而不愈者。去石膏加茯苓芒消湯主之。此其所由誤者乎。則有大不然。蓋漢以降。字詁不古者多矣。則難其解。古語曰。有為實也。無為虛也。故用防己湯。而心下痞堅已虛而無者。則即愈也。雖則即愈也。心下痞堅猶實而有者。三日復發。復與防己湯。而不愈者。非持痞鞭。即是堅也。非漫之所主。而芒消主之。故漫如故。而加芒消茯苓。由是觀

之。不可謂漫補虛也。孫思邈曰。無漫則以茯苓代之。此說雖誤。然漫不補虛而治心下疾也。亦足以徵耳。蓋漫補虛之說。昉于甄權。滔滔者天下皆是。本艸終引廣雅五行記。是漫之名義。而豈漫之實乎。學者詳諸。

余讀本艸至漫養元氣。未嘗廢書而不嘆也。曰。嗚呼。可悲哉。人之惑也。所謂元氣者。天地根元之一氣也。動為陽。靜為陰。陰陽妙合。斯生萬物。命其主宰曰造化之神也。而人也者。非造化之



神也。故人生於人，而人不能生人。况於元氣乎。夫人之元氣也。免身之初，所資以生。醫家所謂先天之氣也。養之以穀肉果菜，所謂後天之氣也。雖然元氣之說，聖人不言，故經典不載焉。戰國以降，始有斯言。鶡冠子曰：天地成於元氣。董仲舒春秋繁露曰：王正則元氣和順。揚雄解嘲曰：大氣含元氣。孔安國虞書註曰：昊天謂元氣廣大。漢書律曆志曰：大極元氣，函為一。班固東都賦曰：降烟燭，調元氣。此數者皆言天地之元

氣，而非人之元氣也。素問曰：天之大氣舉之，言繫地於中而不墜也。又曰：三焦者原氣之別使，言皮膚毫毛之末，溫緩之氣也。此猶可言也。然論說之言也。於疾醫何益之有。又曰：養精以穀肉果菜，是古之道也。未聞以艸根木皮而養人之元氣。蓋其說出於道家。道家所雅言延命長壽。故立元氣以為極也。秦漢以降，道家隆盛，而陰陽五行元氣之說，蔓延不可艾。醫道湮晦，職此之由。豈可不歎哉。夫醫術人事也。元氣天事



也。故仲景不言矣。養精以穀肉果菜。而人淺養元氣。未嘗有言之。由此觀之。其言養元氣者。後世之說也。不可從矣。

東垣李氏曰。張仲景云。病人汗後身熱亡血。脈沉遲者。下利身涼。脈微血虛者。並加人淺也。古人之治血脫者。益氣也。血不自生。須生陽氣。蓋陽氣生。則陰長而血乃旺也。今歷考傷寒論中。曰利止亡血也。四逆加人淺湯主之。李氏其據此言乎。然而加人淺者。僅僅一兩也。四逆加人

淺湯。更加茯苓。此為茯苓四逆湯。而不舉血證。則人淺之非為亡血也。可以見已。且也。仲景治吐血衄血產後亡血方中。無有人淺。則益足證也。李氏之說妄哉。自後苟有血脫者。則不審其證。概用人淺。亦益妄哉。

或問曰。吾子言仲景用人淺治心下痞。而大黃黃連瀉心湯之屬。無有人淺。豈亦有說乎。曰。有之。何子讀書之粗也。大黃黃連瀉心湯曰。心下痞。按之濡。其於人淺。則諸方皆曰。心下痞。鞅。



鞭濡二字。斯可以見其異矣。

品考

人漫。出上黨者。古為上品。朝鮮次之。今也上黨不出。而朝鮮亦少也。其有自朝鮮來者。味材非其真性。故試諸仲景所謂心下痞鞭而無效也。不可用矣。源順和名抄云。人漫此言久末乃伊。蓋本邦之俗謂熊膽為久末乃伊。而亦號人漫。則以其味名之也。由是觀之。本邦古昔所用者。其味苦也亦明矣。今試取朝鮮之苗。而樹藝

諸本邦者。其味亦苦也。然則其苦也者。是人漫之正味。而桐君雷公之所同試也。乃今余取產于本邦諸國者。用之。大有効於心下痞鞭。其產于本邦諸國者。五葉三椹。其於形狀也。亦與所產于朝鮮同矣。產于本邦諸國者。出于和州金峯者最良。去土氣而剉用。謹勿殺苦也。

桔梗 主治濁唾腫膿也。旁治咽喉痛。

考徵



排膿湯證闕

桔梗白散證曰。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

桔梗湯證曰。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

排膿散證闕。

以上四方。其用桔梗者。或三兩。或一兩。或三分。或二分。

右四方者。皆仲景之方也。而排膿湯以桔梗為君藥也。不載其證。今乃歷觀其用桔梗諸方。或肺癰。或濁唾腥臭。或吐膿也。而以桔梗

為君藥者。名為排膿。則其排膿也明矣。

互考

排膿湯之證雖闕。而桔梗湯觀之。則其主治明矣。桔梗湯證曰。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仲景曰。咽痛者可與甘艸湯。不差者與桔梗湯也。是乃甘艸者。緩其毒之急迫也。而濁唾吐膿非甘艸之所主。故其不差者。乃加桔梗也。由是觀之。腫痛急迫。則桔梗湯。濁唾吐膿多。則排膿湯。

辨誤



排膿湯及散載在金匱腸癰部。桔梗湯及白散亦有肺癰之言。蓋腸癰肺癰之論自古而紛如也。無有明辨欲極之而不能也。人之體中不可見也。故謂無肺癰腸癰者妄也。謂有肺癰腸癰者亦妄也。凡吐下臭膿者其病在胸也。而為肺癰其病在腹也。而為腸癰其亦可也。治之之法不為名所拘而隨其證是為仲景也。

品考

桔梗處處出焉。藥舖所鬻者。浙而白潔。脫其

氣味也。不可不擇焉。唯去其土泥而不殺其真性。是為良也。剉用。

米姓主利水也。故能治小便自利不利。旁治身煩疼。痰飲失精。眩冒下利。喜唾。

考徵

天雄散證闕。說在互考中

以上一方。米八兩。

桂枝附子去桂加朮湯證曰。小便自利。



麻黃加朮湯證曰。身煩疼。

越婢加朮湯證曰。一身面目黃腫。其脈沉。小便

不利。

附子湯證不具也。說在互考中

以上四方。朮皆四兩。

桂枝去桂加苓朮湯證曰。小便不利。

人溲湯證曰。喜唾。

桂枝人溲湯證曰。利下不止。

茯苓澤瀉湯證不具也。說在類聚方

茯苓飲證曰。心胸中有停痰宿水。自吐出水。

以上五方。朮皆三兩。

甘艸附子湯證曰。小便不利。

真武湯證曰。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

苓姜朮甘湯證曰。小便自利。

苓桂朮甘湯證曰。心下有痰飲。又云。頭眩。

澤瀉湯證曰。其人苦胃眩。

枳朮湯證不具也。說在互考中

茯苓戎鹽湯證曰。小便不利。



以上七方。米皆二兩。

五苓散證曰。小便不利。

以上一方。米十八銖。而三兩之例。

右歷觀此諸方。無論小便之變。其他曰飲。曰痰。曰身煩疼。曰喜唾。曰胃眩。亦皆水病也。凡小便不利而兼若證者。用米而小便通。則諸證乃治。由是觀之。米之利水也明矣。

互考

天雄散。金匱要略載在桂枝加龍骨牡蠣湯條

後。而不載其證。而李時珍作本艸綱目曰。此仲景治男子失精之方也。然則舊有此證。而今或脫也。男子失精。女子夢交。桂枝加龍骨牡蠣湯主之。下當云天雄散亦主之。以余觀之。時珍之見。而豈以米附為治失精夢交乎。此則觀於本艸。可以知耳。夫失精夢交。水氣之變也。故以米為主藥也。

金匱要略白朮附子湯。即傷寒論中桂枝附子去桂加朮湯。而分量減其半也。蓋朮別蒼白非



古也。故今稱方名從傷寒論焉。外臺秘要亦附湯亦同方。而分量非古也。皆不可從焉。附子湯證不具也。此方之於真武湯。倍加朮附。以葠代姜者也。而真武湯證有小便不利。或疼。或下利。此方倍加朮附。則豈可無若證乎。其證闕也明矣。

枳朮湯。桂姜棗艸黃辛附湯二方。金匱要略所載。同其因與證。而不可別焉。今審其方劑。桂姜棗艸黃辛附湯。其方合桂枝去芍藥及麻黃附

子細辛湯也。而桂枝去芍藥湯主頭痛發熱惡風有汗等證。而腹中無結實者也。麻黃附子細辛湯證曰。少陰病發熱。為則按所謂少陰病者。惡寒甚者也。故用附子。附子主惡寒也。依二湯之證推之。心下堅大。而惡寒發熱上逆者。桂姜棗艸黃辛附湯主之。朮主利水也。是以心下堅大。而小便不利者。枳朮湯主之。夫秦張之治疾也。從其證而不取因矣。因者想像也。以真真決事。秦張所不取也。故其能治疾也。在方中其證



矣。斯不知其方意。則未能中其證也。其知其方  
意。在知藥能也。能知藥能而後始可與言方已。

辨誤

本事方許叔微曰。微患飲癖三十年。從左下有  
聲。脇痛。食減。嘈雜。飲酒羊杯即止。十數日必嘔  
酸水數升。暑月止右邊有汗。左邊絕無。自揣必  
有癖囊。如水之有科。曰。不盈科不行。但清者可  
行。而濁者停滯。無路以決之。故積至五六日。必  
嘔而去。脾土惡濕。而水則流濕。莫若燥脾以去

濕。崇土以填科。曰。乃悉屏諸藥。只以蒼朮麻油  
大棗丸服。三月而疾除。自此常服。不嘔不痛。胸  
膈寬利。飲啖如故。為則按仲景用朮治水。而不  
云去濕補脾也。許氏則以朮為去濕補脾。而不  
云其治水。何其妄哉。許氏之病水變。故得朮能  
治也。人云。許氏能治其濕痰。今戲之曰。非許自  
能治其病。而朮能治許病也。何則。許氏之所說  
以不可見為見。而以不可知為知也。空理惟依  
古人則不然。有水聲吐水。則為水治之。是可知



而知之。可見而見之。實事惟為。此謂知見之道也。故有許氏之病者。用朮附以逐其水。其効如神。嗚呼仲景之為方也。信而有徵。由是觀之。許之病已也。非許之功。而朮之功也。

品考

朮 宗奭曰。古方及本經止單言朮。而未別蒼白也。陶隱居言有兩種。而後人往往貴白朮。而賤蒼朮也。為則曰。華產兩種。其利水也。蒼勝於白。故余取蒼朮也。本邦所出。其品下而切劣也。

剉用。

白頭翁 主治熱利下重也。

考徵

白頭翁湯證曰。熱利下重。又曰。下利欲飲水。

白頭翁加甘艸阿膠湯證曰。下利。

以上二方。白頭翁皆三兩。

夫仲景用白頭翁者。持治熱利。而他無所見矣。為則按若熱利渴而心悸。則用白頭翁湯也。加



藥徵卷之終  
之血證及急迫之證。則可用加甘艸阿膠湯也。

品考

白頭翁解和漢無別。

藥徵卷之上終





